

裸裸人的創世記

劉復

—依 Paul Vial 的法文譯本譯—

在天地未分的時候，沒有晝，也沒有夜；沒有日，也沒有月。在這時候，地面上一個人也沒有。

分開天地的是 Nedza 與 Gabé。

在天地未分的時候，地面上一個人也沒有。因此他們（倆）走到了靠着日落的地方一座大山上坐着。這座山就是 Mountain 山。

他們取了些土，要把它造成一個人。（他們）渡過了河，走到了日出的地方，停着，爲的是要把泥土變成一個人，「然後可以使得大地上都有了人，能於燒香，能於獻穀；然後我們（做神的）纔能享到（他們）所燒的香，所獻的穀與酒。」

爲此，他們取了些泥土，要把它造成一個人。他們今天把他造好了，明天早晨就破了。

語絲

第一百三十二期

他們重新把他造好，放好，再到明天，又破了。他們再把他造好，放好，而且整夜的看守着。

原來是地神（來破壞的）。

他（向他們）說：「你們爲什麼要取我的土？土是我的，因爲我是它的主。你們爲什麼不問一問我，就這樣做的？」

他們說：「（爲的是）現在地面上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要把泥土造成一個人，（使他）能於燒香，能於獻穀，能於獻水；他們獻來了，我們就可以吸取烟氣了。到將來，我們仍舊把泥土還給你。」

地神說：「什麼時候你能還給我？」

他們說：「過了六十年還給你。」

因此，現在的人的（性命）到了六十歲就完結了。六十歲是人的身體的完結期，這是注定的。若然到了六十歲（以上），那富裕的就全靠他的道德去保持了。

男人的身體裏有三百六十一塊骨，他頭裏的骨分做了兩部。

四部。 女人的身體裏有三百六十塊骨，她頭裏的骨分做了

人是泥土造成的。

爲要造這一個人，他們渡過了一條河，到了河的彼岸停歇着，爲的是要把泥土變成一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作）Teechi，是兩個人，一兄一妹，沒有父，也沒有母，因爲他們是用泥土造成的。

在他們以前，地上一個人也沒有。

這兄妹兩人，能不能結婚呢？

他們各自爬到了一座山上，各自取了一塊圓的石頭（向空中）擲。妹的（石頭）墜落在下面，兄的（石頭）墜落在上面。

他們各自取了一個篩子（向空中）旋轉。妹的（篩子）墜落在外面，兄的（篩子）墜落在裏面。

他們各自取了一隻鞋子（向空中）擲。妹的（鞋子）墜落在（山脚）外，兄的（鞋子）墜落在山脚裏。

他們各自在山上生了一個火，（兩個火的）烟飛到了

天上連合在一起。

（因此），兄與妹就做了夫妻了。

後來妻懷了孕（了，孕中）裝滿了我們的祖。（孕，獾語作葫蘆）

所以，我們的祖只有一條心，一切的人只有一個名。所以，一切的人悉從此兄妹二人出。

此兄妹二人只是一個影。（影，謂形體未固定之物）Kejine 給與他們每人一雙手（謂意願），一個臉（謂靈魂）。

（於是）兄就變成了日，妹就變成了月。

日出時爲晝。月出時爲夜。星出時是（表示）他們（倆）的心（謂思想）。

天地既分，晝夜既分，他們（還）不知道種地，他們（還）不會有一點穀，他們（還）不知道穿衣服。

（他們）在Tachou王時，纔學習了種地；在Chelou王時，纔學習了收穀；在Hive王時，纔學習了製衣。

這時候，一年有四百日，穀不能熟；後來改爲一年六百日，穀更不能熟；後來再改爲一年三百六十日，三

十日爲一月，十三日爲一週；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週有十三日。

虎月爲年初，牛月爲年末。

春爲年初；春過了是夏；夏過了是秋；秋過了是冬。

春夏秋冬既然分開了，穀就容易蕃殖了；按着一定的時間種各種的穀，穀就無有不熟。

這樣，Medne 就分開了天與地；Teehe 兄妹就創造了人類，直到我們現在。

一九二七，五，八，譯於北京。

無題之十一

廢名

近來很是疲倦，「無題」不能繼續往下寫，只得回轉頭去抄一點來湊篇幅。太戈爾詩有云：「流水唱道，『我得着我的歌唱，那時我得着我的自由。』」是的，我歌出來了，便是我躊躇滿志的時候。所以這幾日的的生活不免是無聊呵。這樣零

細發表，我也有點不滿足，因爲我急於要把我的故事全個擺出來，那樣讀者或能夠得到與我同一的印象，——這是不是我的夢呢？太戈爾又一首云：「『我拼命的流爲了我的歡喜，』奔流之水唱，『對於口渴的人一勺已經夠了。』」我敢證明前半句是不錯的。（原稿卷二首三章）

一九二七，五，十一。

一

在讀者的眼前，這同以前所寫的只隔着不滿一葉的空白，這個空白實代表了七八年的光陰。

小林——已經不是「程小林之水壺」那個小林了，是走了幾千里路又回到這「第一的哭處」。這裏我用一個引號，因爲這五個字是借他自己的，——說來很長，簡單一句，我曾經兌得的他手寫的信札，有一封信這樣稱呼生地。人生下地是哭的。

其實他現在的名字也不是小林，但這沒有多大的關係罷，讀者既然與「小林」熟了，依然用牠。

他到了些什麼地方，生活怎樣，我都調查得清楚。我的故事不必牽扯太多，只從他在最後所到之處寫給他的姐姐的一封信上抄一句：

「……這裏是我的新書……」

這個引號是原來有的。

我得補一句：不像王毛兒，上了一兩年學，回去替爸爸偷煤炭，小林終於是「讀書之人」。

「這裏是我的新書」，——即此已同「程小林之水壺不要動」迥然兩個面目了。

在這「新書」當中，有一篇小小的文章是我此刻就要談的。

題名Fire. 是敘一個鄉村晚間的失火。一個較大的孩子，名叫Stephanakis，同一個小姑娘，Aspasia，一路到一個地方去躲避——這樣反而麻煩得很，抄原文罷：

.....

They took their way down, and arrived at their destination. As soon as they got inside,

they hurried to the window to see a sight which they never could forget. The window looked in the direction opposite to the fire. They saw the sea and the hills beyond it, all illuminated. You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the day had already dawned, but for the stars.

The little lad was not very much discomposed; he rather enjoyed this unusual occurrence. But as for the girl, she was quite upset, and her heart bled. It was for a doll that her heart bled; she had lost it in some dark corner. What would become of poor dolly if their house should take fire, and who would save her? The child began to cry, and the boy could not get to sleep again; the girl's crying made him sorry.

All the others went to sleep. The boy got up, and said to his little neighbour: 'I'll go and

get your doll." And out he went, very quietly. By this time the fire had been got in hand; still it had not ceased to burn, and before long Stephanakis was close to the little girl's house, and there he stood in front of it, in the midst of all their goods and chattels.

"Aspasia's doll!" he said.

The girl's father turned, round, and saw the boy with alarm.

"What do you want here?" said he.

The lad again asked for the doll.

"Here, take it, and be off, you imp, before your parents see you," said he, and pulled out of his pocket a home-made doll, with eyes, nose, and mouth, all drawn in ink, upon a lump of calico tied into a knot to make its face.

The child took the doll, and fled.

When she saw it, the little girl's face beamed with joy. She hugged her dolly, and went to sleep.

那著者接着這麼說……

And now, how shall I explain it? Was it because of the doll's story? or was it some other reason? Anyhow, as a matter of fact, Stephanakis and Aspasia are now man and wife.

小林讀了這一個故事，是怎樣的歡喜入迷！他也時常喊什麼厭世，歎什麼「自古共悲辛」，那是無聊賴罷了，這故事——讓我打一個比方，不亞於日本的什麼仙人見了洗衣的女人露出來的腿子。

至於原因，當不用我說，讀者自然記得，他同他的琴子正有類似的遭際。所不同的，他們的doll是金銀花。而我著者呢，還要待些時纔能這樣說……

And now, how shall I explain it?.....

11

小林在回家以前兩三年，也時常接到琴子的信。擺在面前的是今日之字，所捉得住的則無論如何是昔日之人，一個小姑娘！這其間便增了無限的有趣。不知有多少次，設想一旦碰見了……於是乎笑。

笑在他的臉上光顧一光顧，心的底裏卻深深的住起了哭了，——上帝替可憐的琴子只留下一個祖母！若問他自己也沒有爸爸，沒有爸爸倒還是一個可驕的事似的。哭雖是哭——自然不一定要眼淚的哭，這哭又彷彿做了綠的葉子，恰恰是來襯托他的哭。

他說他是一個平凡的園丁，他要到他的「小園」裏去栽培，去收穫。

有時他又這樣說：「我覺得我是一個道地的地之子。」

三

這天晚上是小林從外方回來以後第一次從史家莊回來的晚上。

俄國的一位作者，燈光之下，坐在桌旁，聽到有人敲門，因而寫了「晚間的來客」。小林現在在燈光之下，

他的桌上，打開這「晚間的來客。」

「晚間的來客」並不是今天纔謀面，一個薄本子當中所佔的幾葉紙也不能例外的已經成了褪色，今天又使得他想起來。讀者如果讀過這一篇文章，一定猜想他是想到了他同琴子間的偶然，——偶然，是的，不盡是。

我的生活的每一刻，都留下一個無心的……讀着，笑。

但立刻似乎又追尋這笑，聽不到，觸不着，而卻可以不可思議的擴張前去，為黑夜所不能限。

「晚間的來客」終於是視而不見。

他的笑，完全是歡喜的笑，——那麼我們說他根本不懂得這篇文章，「晚間的來客」那裏有叫你歡笑的餘地？這樣說是對的，——他平時又何嘗不是深慨於這多麼簡單而嚇人的真理呢？

然而他是歡喜的笑。他的眼睛放出來的原都是歡喜的光，以這光去射「晚間的來客」，恰如在這黑夜裏走路，泰山在前而不能見。我一語道破事實罷——

「我也會見了細竹，她叫我，我簡直不認識！」這就是事實，他一進門告訴他的母親的話。

細竹——對於讀者也唐突，——哈哈，做文章也用得着「晚間的來客」所表示的真理，缺少了她，也許我就沒有這麼大的興趣來寫這一部故事哩。我鄭重的提出這名字。

細竹是怎麼一個人呢？那是很容易答覆的，有了那一個「她」字已經答覆了一半，在小林的記憶裏是熟得忘記了的一個小東西——與其說熟得忘記了倒不如說是不成問題，而一天之內，說得苛刻確只「一刻」，她竟在他的瞳孔裏長大了，多麼有趣的一個大姑娘。

這個「小東西」真是與琴子相依爲命，寢食常在一塊，不相識的人看來要以爲是姊妹，其實不過是同族。她比琴子小兩歲，那時小兩歲便有那樣的差別，就是，同一個男孩子沒有差別，褂子不穿，夏天的太陽底下跑出跑進，以致於小林抹殺了她。

讀者將問，「請說小林同琴子的會見罷！」那麼只

怪我一管筆照顧不來，而且又急於要解釋那笑，——那樣解釋了，我究竟有點不自首肯，心之波流有如流水，那裏有一個截得斷的波說這是在那裏推逐？何況我們的小林的心靈？那是百川匯合的海。倘若細竹百倍的有趣，恐怕正因爲有他的琴子在裏面。燈光之下首先浮現的確是細竹，然而這是應該有的賠償，他抹殺了她。

但是我還沒有切實的答覆讀者的問。他們倆的會見只費一轉眼，而這一轉眼儼然是一「點睛」，點在各人久已畫在心上的一條龍，龍到這時纔真活了，再飛了也不要緊。

寫到這裏我只好套一句老話——且聽下回分解。

讀者如果真要看「下回」，請去翻本刊一二二期。如果要知道「程小林之水壺」，還得翻七三期，在那裏也可以知道「王毛兒」。至於「金銀花」，我可還留在我的書架上，非有特權看不到。

寂寞札記

志 儂

十二 春天園居小詩

一
 窈柳綠草院，
 楊花新新開，
 南風拂衣襟，
 南風拂草花。

二
 柳條細窈窕，
 草垣黑悄悄，
 春夜小樓靜，
 新月枝間暎。

三
 柳院寂無人，
 鳥鳴常無止，
 花落無聲息，
 長午睡春意。

四
 春雨叩簾門，

夜深音絮絮，
 絮絮夜無夢，
 衾裡多思慕。

五
 花院常寂閒，
 台階生綠草，
 桃枝媚尖尖，
 映入紗窗紅。

六
 柳絮倦倦飛，
 草階沾白球，
 梨花長不語，
 戀戀結戀情。

十三 猜幾個「悶」
 ——給小孩們的眷屬——

十六，四月作。

一 燈
 棗呵棗，
 大過棗，
 三間屋裏盛不了

開開屋門向外跑。

二 高糧

這棵樹，

高不高，

上頭掛着殺人刀！

三 桑椹

這棵樹，

矮不矮，

上面長着母豬奶。

十四 春來給芳

柳花開了時，

楊花也落了，

花苞們都睜了睡眠，

透出溫新的芳香，

這正是春天了。

十六年四月。

只日夜像守燈的人一樣，
我悵悵的思慕芳姊。

十五 秋夜之思

門幕外，

躺著銀白白的月光，

絮絮訴訴的蟲鳴，

銀波似的在四壁縹起波紋。

十六年四月作

思慕悄悄的踏上我的心，
在我心扉旁幽戀的絮語。
幽久幽久的，月黑落了，
幽密的思慕又黑黑的捨我而去。

十六 春行

道旁的低垣合高樓，
星散散的。

垣內抽出三五的綠柳條，

白色的杏花蓉蓉的，

露出瓦牆頂。

暖倦的午風裏，

蜂鳴嗡嗡，

新燕啁啾，
有兩個彩衣蝶兒，
輕趾的越過垣頂。

一 十七 家中

一個紅眼的胖老太婆，
在陽光裏張着沒牙的口梳頭了。

二 粉臉的表妹向我笑了笑，
又自己偷照着鏡子擦髮。

三 老早的是誰淘淘的嘲罵呵，
頭搖顛着的祖母麼？

四 嫂嫂被母親吵了，
就淘淘的打小孩呵！

五 窗台上誰來拾雞蛋，
就從窗紙孔裏向裏瞧了瞧。

六

嫂嫂呵，
何必來偷母親的雞蛋呢？

七 黑影的床上幽久的伏着一個人，
原來却是妻在想失落了鞋樣了。

八 被單作了門幕，
小孩的尿痕像什麼省的地圖呵。

九 病了的晚上，
來看我的老太婆都欣然的議論着。

十六，四月十六日。

十 兄弟分產，
爲了不想看那紅筋眼，
不要那一畝地了。

十八 大風

夜裏，
楊樹黑沉沉，
咯咯的悽厲的，

奏着悽黑的失眠之曲的。

白天，

黃塵淘淘的撲進了窗，

滿天黃沉沉的。

使人徬徨。

十六，四月十五日。

撒園葵

賀昌羣

閒話拾遺二十如病先生的撒種子說村話一文引野叟曝言那道學先生父子兩個種鴛粟花說村話的事，我想這在留心民俗學的人，實在可以感不少的興味或值得注意的事情。

今天偶查佩文韻府，無意中得見「撒園葵」一條，彷彿也是這種「撒種子說村話」的民俗，現在把那條照樣抄下來作為這事的一點參考資料：

撒園葵 湘山集：園葵即胡葵，世傳布種時口發語則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穢談為「撒園葵。」（卷四下）

湘山集當是湘山野錄的略寫。湘山野錄是宋朝一個和尚文瑩著的，書中所記多是關於北宋的雜事。據云此書作於荊州的金鑾寺，故以「湘山」為名。這樣說來，可見（一）撒種時說村話是不僅對於種鴛粟花的；（二）這種民俗不是始於清乾隆年間，宋時已有了，而且不僅在山東的濰縣和江蘇的江陰縣，我國中部的地方也有這種風俗；（三）由上面的話看來，我們大膽下了一個小小的結論來印證蕪來則博士金枝所說：「野蠻人；相信用了性行為的儀式可以促進稻麥果實的繁衍。」記得兒時在我們四川那些地方，也還留有這種風俗的印象，不過他們怎樣說的，現在可記不真了。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于上海。

豈明案，承賀先生的提示，我就去翻查廣羣芳譜，在第十三卷中發見同樣的文章。

湘山錄：園葵即胡葵，世傳布種時口誦發則滋茂，故士大夫以穢談為撒園葵。

我又根據上文去查湘山野錄，果然在中卷找

到，但是文句完全不同，可見清朝欽定的書之靠不住，所引不是原語了。文曰：

冲晦居士李退夫者事矯怪，携一子游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持古風以飾外。一日老圃請撒園葵，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葵是也，俗傳撒此物須主人誦猥語播之則茂。退夫者固矜純節，執菜子于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于父，執餘子咒之日，「大人已會上聞。」皇祐中館閣遂爲雅戲，凡或談話清淡則曰，「宜撒園葵一巡。」

野叟曝言所說就是抄襲這篇故事，不過把胡葵換作罌粟罷了。湊巧這兩種都是外國來的植物，所以或者還令人懷疑這說村話的民俗是否受外來的影響，雖然我想在中國自身也會有這習俗發生，希望能找出別的證明的材料。

一九二七，五月八日。

閒話拾遺

三二 愚見

豈明

近來承南方的朋友，上海的U君L君，廣州的T君UC君等來信，告訴我們「清黨」的殘暴手段，因爲在那邊沒有發表的自由，要求代爲發表。我很抱歉沒有這樣辦。我相信諸君所說大抵是真的，我們對於國共兩黨的不合理的事都覺得應該非難；其次，在北京的確很有這個自由，要反共反國完全隨意。但是我想不利用這個自由。我有一種愚見，很自由的言論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於不自由中說得幾分的自由話這纔有點興味，所以現在北京可以自由地說，而且說了或者更可以得當局嘉許的話，暫且擬不說，——但也並不是絕對的，不過暫且留起，到得較不自由的時候再來說罷了。

五月十日，病中，於北京。

三三 逆輸入

山叔

日本的確自有他的特殊的文化，我決不吝惜公平的贊許，但是有些日本文化裏的醜惡的東西，特別是根本

於中國的，我們難免感到一種厭惡，尤其是在他要逆輸入到中國來的時候。最近有日本相法大家川西什麼龍子大吹大擂地來到北京，敬謁各要人，恭相諸貴面，這就是一例。本來在這個資本主義時代，設法弄錢，騙人度日，或者是可容許的不得已的事，所以我對於醫卜星相等江湖術士的職業並不想怎麼攻擊，反正這是在此刻不會消滅的。但是提倡却也是絕對地不必。日本承受了中國古代文化，把壞影響也就一齊接收了去，醫卜星同樣地發達，原是无足怪的，現在發達到中國來了，多謝日本人報恩的厚意。我要告訴日本人一聲，這種把戲中國多得，就是恭維軍閥，「挑剔風潮」中國的術士也會來得，不勞你們費心遠迢迢地派遣前來：為保全貴國文化的名譽起見，這一類的逆輸入千萬請留意停止，拜託拜託。

蘇曼殊及其友人

柳無忌

(7) 上海國學保存會時代的朋友

語絲

第一百三十二期

黃海聞——陳佩忍

諸貞壯——鄧秋枚

蔡哲夫

曼殊在民國紀元前五年秋天，曾到上海，住在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內。和他同住的，有黃海聞，陳佩忍，諸貞壯，鄧秋枚四人。

海聞名節，廣東順德人，有贈曼殊詩甚多，散見燕子龕隨筆，太平洋報，南社叢刻及甲寅雜誌。隨筆中一則有云：「海聞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居士有兼葭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此圖現藏海聞廣東家中。他覆柳無忌信曾講：「敝藏其所饋贈之畫。（風絮美人），未携置北上，當函至粵中檢寄；但恐舍間遷徙靡常，或不易尋出耳。」此外曼殊尚有寄海聞一絕，見詩集中。又

有畫跋一則，云：「晦聞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露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曼殊死後，晦聞有戊午六月江干視曼殊殯一詩憑弔，詩云：「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負死生元伯語（曼殊歿前三日，屬高君劍父致書告余，言將不起。），所哀塵露步兵詩。尺書病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數月。）賸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銜悲。」註中所講的江上藏書樓，即是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

陳佩忍名去病，號巢南，江蘇吳江人，在曼殊信札中時有提及。佩忍贈曼殊詩極多，散見南社及浩歌堂詩集。其題曼殊幼年照片一詩云：「正朔天南奉盛明，孤忠唯有鄭延平。百年又見田中嬭，一樣寧馨裏錦綉。」可惜此張曼殊的幼年照片，現在已經失去了。曼殊死後，佩忍為經理葬事，并撰有為曼殊大師建塔院疏。最近他曾寫了兩封很長的通信，於曼殊身世及葬地都有極好的材料。他又講，要為曼殊葬事經過撰一記事文。倘能讀

到後，我們對於曼殊死後的葬事問題當可明瞭些。他因為欽仰大師者便於到西湖謁訪墓的緣故，畫了一幅「曼殊墓地圖」，此圖及通訊兩封均搜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內。

為曼殊墓撰塔銘的，即當時同居藏書樓的諸貞壯。諸名宗元，號真長，浙江紹興人。

鄧秋枚名實，廣東順德人，主辦國粹學報，及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在蔡哲夫編印的曼殊上人墨妙畫冊上，有許多是秋枚的題識。沈尹默曾謂其字頗整瘦似學歐陽體者。他與柳無忌信上曾講：「蓋曼殊工畫而不能題，遂由弟代書。」

蔡哲夫名守，字守一，號寒瓊，別號蔡八，廣東順德人。哲夫後為曼殊輯印遺畫。搜集甚富。畫中題跋有哲夫所書字頗多。此中的「傾城大家」，就是哲夫的夫人張傾城。在題識上哲夫曾有一段記初見曼殊事，頗有趣。為錄下：「乙巳之秋，著書被議，避地如孤山。一日，過靈隱巖前，見一祝髮少年，石欄危坐，內衣蠶織

貫頭，眉宇悲壯之氣逼人。余以爲必奇士，大不得已而爲之也。今讀斯圖，知曼殊是歲必客西湖；因語曼殊，遂知當日所見，固曼殊也。哲夫所主編的天荒雜誌內，有精印珂羅版曼殊畫四幅，曼殊西裝照相一幀，傳一篇，并署「阿瑛」著的紅薇感舊錄一篇，小說落花夢美人香草二篇。此「阿瑛」疑卽曼殊。此外尚有曼殊（署名雪睫）韻的日裝「美人調箏圖」一幅，圖上題錄的詩詞，及鄧秋枚寫的曼殊畫跋一則，是爲了哲夫的介紹，曼殊認識了英領事佛來蔗 M. J. B. Fletcher 佛氏與曼殊交誼詳後。

曼殊識哲夫在此後二載，卽民國紀元前三年。惟哲夫與高天梅，高吹萬諸人，都是國學保存會會員，故均附此。

天梅名旭，號鈍劍，又號劍公，江蘇金山人。吹萬名變，號時若，又號黃天，是天梅的叔父。二人都有詩送給曼殊。天梅有題曼殊所著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七古一首，見南社叢刻。天梅所著

願無盡廬詩話中亦曾論及曼殊詩句。吹萬有與曼殊上人書，亦見南社叢刻。

上海太平洋報時代的朋友

柳亞子——胡寄塵

朱少屏——葉楚傖

費天健——姚鶴雛

這一個時期，曼殊的朋友也很多。當時太平洋報在上海印行，總經理是朱少屏，總編輯是葉楚傖，文藝編輯是柳亞子，後來亞子以事離滬，由胡寄塵繼續編輯。曼殊稿件，散見在該報者極多，有詩文書札；但最緊要的爲假名飛錫的潮音跋，和小說斷鴻零雁記。

亞子名棄疾，號安如，江蘇吳江人。在他的上海寓廬內，曼殊會同朱少屏居住多時。他們分散後，曼殊與亞子時有音信來往，這些都保存着，成了曼殊燕子龕書

札的大部分。曼殊死後，亞子將他的遺詩搜集選印，成燕子龜遺詩一冊，并撰有蘇玄瑛傳一篇。此書爲以後各家刊印曼殊遺詩的祖本，與蔡哲夫輯印的曼殊遺畫，同爲介紹曼殊作品重要的部份。他所撰的傳亦爲供給曼殊身世資料的最先一篇；不過寫時憑了一種友人的傳說，有數處不免疏略誤謬。他在蘇曼殊年譜後序中，首數句自己講着：『曼殊既歿，余爲錄其遺事，成蘇玄瑛傳一首；願疏略殊甚，……繼經百出』因此於他提出了飛錫的潮音跋，證明曼殊爲完全的日本血統後，他又作一篇較可詳信的蘇玄瑛新傳，此外于曼殊的詩，文，畫跋，及斷鴻零雁記，絳紗記，他均寫有考證研究。亞子現正在編輯蘇曼殊全集，廣搜曼殊作品，將來此集出版後，可爲曼殊遺稿的定本了。亞子與曼殊的關係，生前固極深厚；但最緊要的，却在曼殊死後遺稿的流行，作品的考證，身世的闡明。

胡寄塵名懷琛，安徽涇縣人。他曾把斷鴻零雁記原稿，交書局刊行單行本出版，使曼殊的傑著能藉以流行。

在他的斷鴻零雁記中，他講：『斷鴻零雁記稿，前數頁係從日報剪下黏貼于簿上者。其後爲曼殊親筆所書，字極秀娟，惜被排字人油墨所污，殊屬可惜。余藏之數年，兩次謀爲刊行，均不果。直至前年，始得如願印行。然原稿係未完之稿，發刊單行本似不相宜，不得已，余於其末略加若干字，似未完似已完而了結之；此非余好事，實無可如何也。』沒有他，我們或者很難有讀此書的機會了。寄塵又把曼殊的慘世界，交書局重刊流行，他是介紹曼殊小說的第一人。

朱少屏名葆康，江蘇上海人。他有與曼殊同攝的照片數張，在曼殊信札中亦時提及。曼殊死前，他到廣慈醫院探望過幾次。曼殊曾畫有團扇一幅贈他。

葉楚儉名葉，號小鳳，江蘇吳縣人。曼殊替他畫過「分隄弔夢圖」，詩集中亦有南樓寺懷法忍葉葉一首。

費天健名公直，號一瓢，江蘇吳江人。他和曼殊係從前認識的（大概在日本時）；此時在上海重遇。曼殊把從印度帶來的藤杖一枝贈他，他有曼殊上人贈印度藤杖

歌。曼殊曾用毛筆寫的英文拜輪哀希臘原詩一幅，送與天健，天健爲裱成立軸。我們曾有借印之約，現因交通阻隔，未能到手爲恨。

此外有姚鷓雛，名錫鈞，號雄伯，江蘇松江人，送曼殊的詩甚多。他又是曼殊吃花酒的朋友。他做的小說恨海孤舟記內，有一點關於曼殊吃花酒的事情；曼殊的假名是「秦佛院」。此書無單行本，僅登載文明書局出版小說畫報內。還有李息霜，名凡，號叔同，出家後法號弘一，直隸天津人；林一厂，名百舉，廣東梅縣人；胡朴安，名韞玉，號頌民，安徽涇縣人；桐天遂，名壽頤，號次儂，江蘇崑山人。這些都是曼殊一九一二年在太平洋報社的同事。

(9) 安慶高等學堂時代的朋友

鄭桐蓀——沈燕謀

程演生——易白沙

曼殊到安慶教書，在民國元年冬天，到民國二年夏天中間。此時主持高等學堂的就是陳仲甫，同事中關係最深的，有鄭桐蓀，沈燕謀。

桐蓀名之蕃，江蘇吳江人，曼殊曾到過他家三次。曼殊有幾封給他的書信，現保存在燕子龕書札內。與柳亞子函中，曼殊亦時時道及桐蓀，信中所講的舜湖，紅梨，就是桐蓀的家鄉盛澤，在那裏曼殊并會同沈燕謀翻譯過一部字典，疑即在民國雜誌六期上所載的羅鳳曼殊同譯的粵英辭典。安慶高等學堂的生活，曼殊信札中有數處均講及，現錄下一段：「抵皖百無聊賴，無書可讀，無花可觀；日與桐兄劇譚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萊吃燒賣三四隻，然總不如小花園之八寶飯也。」在桐蓀與柳無忌信中，亦寫有下面這一段：「我們在安慶，每天上小蓬萊吃點心，或吃飯，這也都是他的主動。現在回想當時的每天「上蓬萊」亂談古今，覺得生平快樂，莫過於此；而一念及故人黃土，則又不覺悲從中來，不能自慰。」這就是他們在安慶時的一段交誼了。在當時曼殊曾

與桐蓀，燕謀，仲甫等合攝小影數張，現桐蓀家中尚有保存着。後來曼殊臥病廣慈醫院，桐蓀曾同朱少屏去看過他一次。曼殊還對他講：『前幾天幾乎要死，現在已經出險，以後我的雪茄烟及糖，不能再亂吃了。』然而曼殊終於不能出險，却遂因此離世奄化了！今年我們研究曼殊身世時，除了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刊出的一篇鄭桐蓀論曼殊生活函，頗有精銳的斷論外；在他別的一封信中，他有關於曼殊血統的幾句：『潮音跋考證兩篇，均已讀悉。我對於曼殊的血統，亦向有疑心，不過因為沒有聽見過他的老朋友說到此節，（我以為他的老朋友自應知道他的底裏……）故遂不敢疑下去。』這樣，可見桐蓀對於曼殊的血統問題，亦已早經疑心及了。曼殊在桐蓀家中曾畫有扇面數幅，惜一時未能尋出。

燕謀名一梅，江蘇南通人。曼殊在燕子龕隨筆及信札中，常常提起他，稱他作燕君。曼殊與他交誼亦甚深厚，在寓滬上第一行臺時他們是吃花酒的朋友。

西泠異簡記作者的程演生，別號寂寞程生，安慶人，

大約亦是曼殊在安慶時的朋友。曼殊曾贈他「江湖獨釣一漁翁圖」，鈞并印章一顆，刊有「二古軒主人」五字。現在此圖藏在滬上某家，印章與棧好的幾封曼殊手札，又都帶在演生旅法行程中，一時都不能取得借印，頗可惜。

住安慶的朋友，尚有易白沙，湖南人。據鄭桐蓀與柳無忌信：『我們同離安慶那一天，易白沙（易寅村培基之弟，在粵蹈海而死）強勸其作畫。』

（10）日本民國雜誌時代的朋友

東辟——田梓琴

邵元冲——鄧孟碩

戴季陶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的時候，曼殊在日本，恰值民國雜誌社成立的時期。曼殊常和社中人來往，所撰燕子龕隨筆，及小說天涯紅淚記，都署名「三郎」，（在民國雜誌上的「三郎」是曼殊，在太平洋報上的「

三郎」却是余天遂而非曼殊。在民國雜誌上發表。

社中主幹，假名叫東辟，和曼殊很熟，所以漢英三味集就以東辟為發行人。不過東辟的真姓名是誰，我們此時還沒有知道。

此外的社員，如田梓琴，邵元冲，鄧孟碩，戴季陶等，都和曼殊相熟。

梓琴名桐，在民國雜誌上的假名是玄玄，湖北蕪水人。曼殊曾有憩平原別邸贈玄玄一詩，詩云：『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鸝處士家。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元冲名庸舒，在民國雜誌上的假名是玄中，浙江紹興人。梓琴和元冲都有贈曼殊及和曼殊同遊的詩。

孟碩名家彥，廣西桂林人。曼殊與元冲孟碩通信頗多，有送鄧邵二君序，是為孟碩元冲做的。

季陶名傅賢，號天仇，浙江湖州人。

此外，還有手寫曼殊上人詩稿的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湖州人。曼殊有畫送給他，他亦時為曼殊題畫。

馬小進，名駿聲，廣東新寧人。柳亞子蘇玄瑛傳的材料，就是他所供給的。

做悼曼殊新體詩的劉半農，名復，江蘇江陰人。最近他在語絲發表過曼殊給他的尺牘三通，并有追懷曼殊的舊詩二絕，題名「今朝」，自註：「理舊篋得遺簡，寫五十六字。」末二句有云：『賸得今朝一湖水，五更幽咽哭詩僧。』

還有江西人桂念祖，名伯華，是研究佛學的。他曾為曼殊署名于梵書摩多體文。潮音跋上講他同曼殊，仲甫，太炎諸人，有議建梵文書藏之舉。曼殊在燕子龕書札中亦曾提及他。這幾人全是曼殊的朋友，因為排不出時代，暫附在此處。

來函照登

林與先生、本不相知、素昧平生、惟林作人先生大鑒、
宣布崔氏事、獨先生不加明察、屢屢關懷、今讀語絲第一二四期、有葉正亞女士之信、並有先生按語、都提及鄙人名字、小子何幸、得大文豪、屢加賞識、則先生主張「愛不加害」、竟成澈底了解、一素不相知之人

之密事、似亦有情于我也、今特爲先生言之、葉女士信中、有云「想以謊話、騙得社會一般的同情」、就此一語而言、已領略葉女士爲何如人、余與崔氏多年關係、且有崔氏信可證、「謊話」二字、指何事實而言、如此無故加害于人、亦違先生之本旨、所云騙得社會一般的同情、更覺淺薄無聊、你知道社會是什麼東西？我心中早已沒有社會、沒有人類、「同情」簡直是囈語、是幻夢、永遠不能表現於人間、我可以定下一個條例、

「真正有同情的人、絕不能得當時人了解、且遭世人陷害誣蔑、可見有同情的人、一生永遠是孤獨的、寂寞的、爲衆人拋棄的人……」

我所宣布崔氏、是安慰我自己、我與人辨白、是發洩我的苦悶、但把誰也不放在心中、不過像你們二位淺薄無聊之言論、不得不加以糾正、我大聲教訓你、

「能愛人的、才能恨人、能恨人的、才能殺人、……所以主張情殺、」

你們敢斷定人類可以無「恨」乎？你們敢斷定愛不能變成「恨」乎？你們敢斷定「愛不加害」、就沒有「恨不可恕」乎？果能如上、肯定回答、我則呼之曰、腐儒！假君子！不知人情的淺薄無賴子！萬萬想不到大文豪、

竟有如此下井投石之巧技！我不是宗教家、也不是無底抗主義者、何故被人欺負而不能反抗、誰又有何威權、使被人欺負之人、而不能申訴自己之痛苦！

算了罷！我心中沒有一個人影、我判定人類是沒有同情的！我讚美「情死」、「情殺」、因爲有情的人、萬萬得不到「愛」、只有留下永遠不磨滅的「恨」！ 華林書

豈明案，收到這樣的一封信，是從上海金神父路新華藝術學校寄來的，因爲在頭上有一「請在語絲發表如何」一行字，所以遵命照登了。華林君喜歡情死情活，這都不干我事，我從前所以非難他，而且現今也還要提起他者，乃是因爲那篇情波記實在太惡劣了，是烏古文烏禮教的結晶，——雖然到了今年已經有張競生君的啓事可以與之媲美。華林君無論怎樣擺出厭世的「藝術家」的架子，心中早已「沒有一個人影」，但據我看來，華林君最不會孤獨，他有成千成萬的影在上海灘上，在中國境內，因爲他是最普通的老中國人的一個代表。中國愛讀情波記崇拜華林君的人多著呢，我一個人之有眼不識泰山，無非自顯其淺薄，于華林君之偉大何損焉？華林君其亦可以慰安矣乎。五月六日。